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天津少爷

肖克凡 著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

天津少爷

肖克凡 著

CHINESE WRITERS
WITH WORLDWIDE INFLUENCE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津少爷/肖克凡著.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 2016.8
ISBN 978-7-5142-1353-9

I. ①天… II. ①肖…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9608号

天津少爷

肖克凡/著

出 版 人: 赵鹏飞

总 策 划: 尚振山 曹振中

责任编辑: 孙 烨

责任校对: 魏 欣

责任印制: 孙晶莹

责任设计: 侯 铮

排版设计: 麒麟传媒

出版发行: 文化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 100036)

网 址: www.printhome.com www.keyin.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字 数: 145千字

印 张: 8

印 次: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8.00元

I S B N : 978-7-5142-1353-9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 010-88275710

目录

不仅是为了纪念

——“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文库总序/野莽

天津少爷

1

喜荣归

67

天津大雪

186

肖克凡主要著作目录

236

天津少爷

上 篇

1

天津人有个习惯，无论什么事情都讲究“八”。清末民初经营绸缎行业的有“八大祥”：谦祥益，宏记瑞蚨祥，瑞蚨祥，瑞林祥，瑞生祥，益和祥，隆祥，庆祥。本埠名门望族有“八大家”：韩家，高家，石家，刘家，穆家，黄家，杨家，张家。这“八大家”不光有钱，其中石家出了著名电影演员石挥，刘家出了著名画家刘奎龄，为天津文艺界赢得了声誉。

总而言之，当年的天津人就跟后来的广东人一样，约定俗成逢事喜欢“八”。说相声的有“八大德”，糕点铺有“八大

斋”，救火的有“八大水会”，料理丧事的有“八大杠房”，街面上有“八大叫花子”，霸占地盘的有“八大混混儿”，出卖皮肉的有“八大窑姐儿”，仗势欺人的有“八大狗腿子”，还有八大傻子、八大杂种、八大兔爷以及“八格牙路”……，姓赵的赵八爷，姓李的李八爷，姓张的张八爷，就是没有姓王的“王八爷”——天津人最腻味这个称呼。自从“中华民国”，天津官方成立“八大局”，民间则有“八大少爷”涌现，也就是八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富家子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八大少爷”与“四大公子”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天津民国年间的四大公子是：溥侗、袁克文、张伯驹、张学良，皆是进入中国历史的奇峰人物。

天津“八大少爷”与奇峰人物相比，当然就是小土丘了。然而天津九河归海历来被称为低洼之地，能够在这里号称“小土丘”也绝非等闲之辈。

祝家大少爷祝显驰便是“八大少爷”之一，排在第七。

祝家是天津河东大直沽土著首富。大直沽自从元代便是皇家漕运基地。祝氏先祖本是粮囤小工，后代渐渐发迹。祝氏家族的深宅大院里栽着四株大槐树，说是明朝燕王朱棣扫北所栽，因此人称“大槐树祝家”。祝显驰出在祝氏长门又是长孙，因此被祝老太爷视为稀世宝贝。虽然深得长辈珍视，人家祝大少爷不骄不躁，挺懂事儿。祝家请了家塾，祝显驰瞪着一

双小眼睛专心读书，从来用不着家长操心。祝氏高祖曾任漕运官员，属于粗人。看到孺子可教，祝老太爷喜极而泣，认为祝显驰必然能够耀祖光宗一改门风。

可惜宣统成了废帝，科举没了。民国了，兴起新学。祝老太爷怀着千里迢迢没赶上酒宴的遗憾心情，很为祝氏长门长孙感到惋惜。然而人家祝显驰并不气馁，无论科举不科举，照样儿上进。他自幼丧母，性格令人难以琢磨。正是在祝老太爷扼腕惋惜之际，祝显驰提出外出读书的要求，这无疑体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祝老太爷激动得浑身颤抖，仿佛看见了白鹿。祝显驰的父亲祝铁颀，在祝氏家族里分工负责“聚义酒坊”的十二间烧锅生意，是个表情木讷的商人。面对儿子上进求学的强烈愿望，粗通文墨的父亲当然感到欣慰。祝氏家族财力雄厚家业庞大，多年以来最想摘掉的就是“土财主”这顶帽子。土财主变成洋财主，三代子孙必须通过读书求学的道路达到脱胎换骨之目的，吐故纳新彻底更换新鲜血液。

祝老太爷正是这样想的。祝显驰呢正是祝氏家族的新鲜血液。

那时候严范孙先生已经创办了天津南开学校，由“封建社会的好人”张伯苓先生主持教学，声名鹊起。身体羸弱的祝显驰大少爷肩负家族重托前往南开中学读书，乃是一九二八年的事情。他十八岁。

大少爷祝显驰前往南开中学读书，一去就是两年。有时就连放暑假他也不回家，说是住在学校里苦读。

祝老太爷甚是欣慰，长久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之中而不能自拔。人老了，内心喜悦总要洋溢出来。春天里百花开，他老人家听说当年的“贵相知”如今已然成为怡红院的鸨母，便坐上自家的“胶皮”前去看望小桃红。这个小桃红就是当年“八大窑姐儿”之一，那七位均被各路军阀“金屋藏娇”，只有小桃红成为剩余物资，打折也没卖出去。然而她埋头钻研妓院管理这门学问，终于自学成才当上怡红院鸨母。

祝老太爷从河东大直沽到河北侯家后，路过金刚桥。金刚桥上坡，坐在胶皮车里的祝老太爷看到一群纨绔子弟站在桥上放风筝，嘻嘻哈哈很是开心的样子。祝老太爷年轻的时候也是玩家，吃喝嫖赌样样精通。他老人家看到这几个少爷羔子竟然跑到金刚桥上放风筝，感到形式非常新颖，心中颇有后生可畏的感慨。

年近七旬的祝老太爷心里感慨着，胶皮下了金刚桥到达怡红院的门前。他老人家长袍马褂迈步下车，腿脚显出几分利落。俗话说即使是拄着拐杖的老头儿，只要他能迈过妓院的门槛，就是回头客。怡红院门前的“茶壶”看见这位老当益壮的嫖客，不由叫了一声好。祝老太爷理直气壮接受了喝彩，大声询问小桃红是不是在怡红院主事啊。

茶壶立即前面引路，高声吆喝着“姐儿们接客”。此时虽然不是妓院营业时间，但窑姐儿们还是蜂拥而出。她们争先恐后迎上前来，抬头看见嫖客是个年近古稀的棺材瓢子，不由得惊叫起来，以为跑进来一只老马猴儿。

祝老太爷哈哈笑着，大声说快叫小桃红出来见客。茶壶说，我家妈妈早就不接客啦。这时候，徐娘半老的小桃红一阵旋风似地走了出来，浪笑着说老不死的您已然十年没露面啦。

祝老太爷自豪起来，说我是蒸不熟煮不烂的铜豌豆儿，铁死不了呢。

小桃红果然是鸨母，扬手召唤来一群姐儿，催着祝老太爷挑选。老人家虽然属于老淘毛，毕竟一把年纪了，没了当年轻浮。他告诉小桃红今天远道而来就是为了看望贵相知，姐儿们就不用陪着我啦。小桃红咯咯笑着说，老头儿还是好老头儿，就是灯里没了油儿。说罢搀着祝老太爷走到客厅套间里落座。

祝老太爷将风韵犹存的小桃红搂在怀里，淫邪地笑着。他一只老手伸入小桃红胸衣使劲儿揉搓着说，馒头还是好馒头，就是老头儿没胃口。

老嫖客与鸨母，久违多年难免耳鬓厮磨一番。祝老太爷气喘吁吁颇有廉颇老矣之感。

小桃红告诉老相好，这两年怡红院的生意不错。年轻的客人越来越多，最小的少爷羔子只有十五岁，走上战场就打响头

一炮。还有常年包房的，一住就是两三年，乐不思家，都轰不走。这路生意是旱涝保收，根本不用着急。小桃红还说，尤其是那位祝大少爷住在怡红院两年啦，包房包姐儿，一日三餐从大饭馆里叫菜，吃喝玩乐花钱如行云流水。手里没了现钱就派人拿着札子到官银号支取，真叫财大气粗。

祝大少爷？老淘毛听到年轻一代的嫖客里有同姓之人，不由起了好奇心。你说的是哪个祝大少爷？

小桃红说，这会儿他们几个人正在金刚桥上放风筝呢。

金刚桥上放风筝，巡警不管他们啊？

他们捅了钱，让巡警们找地方喝茶去了，金刚桥不就成了自家的天下啦。只要不把金刚桥拆了，他们干什么都没人管。

这时候，几个衣着华贵的公子哥儿说说笑笑走进怡红院的大厅。

小桃红小声告诉祝老太爷，那个手里拎着鬼脸儿风筝的公子哥儿就是挥金如土的祝大少爷。

祝老太爷霍地站起身来走出套间，客厅里几乎与那个手持风筝的公子哥儿撞了个满怀。

客厅里鸦雀无声。

祝老太爷浑身颤抖起来，伸手指着面前的不肖子孙说，你不是在南开学校念书吗？敢情这两年你一直住在窑子里啊？你这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孽障……

塌鼻梁子小眼睛的祝显驰体形宛若一根竹竿，他扔掉手里的风筝，脸色煞白看着从地缝儿里冒出来的祖父，一时吓得无话可说。

你这个现世报啊！祝老太爷两眼一翻，歪头栽倒在祝氏长门长孙祝显驰的脚下。

怡红院炸了窑。出了人命啦！妓女们纷纷尖叫起来。小桃红扑到祝老太爷身上哭嚎着说，您老人家千万不能死在怡红院啊！窑子里死了人可就没有回头客啦！您行行好吧一定别在我这儿咽气……

祝显驰如梦初醒，转身撒腿就跑。他形如脱兔冲出怡红院向北跑过金华桥，眨眼之间没了踪影。

胶皮拉着昏迷不醒的祝老太爷返回河东大直沽的祝家大院。当天晚上，老人家就起驾归天了。长门长子祝铁颀听说父亲是在河北侯家后的妓院里发病的，觉得这是丢人现眼的事情，当即决定遮丑，对外宣布祝老太爷是在金华茶园听曲儿的时候昏倒的，回到家中不治身亡。说这样，祝显驰这两年常住怡红院的真相也就无形之中被掩盖起来，无人知晓。小孽障的身份仍然是南开学校的莘莘学子，属于正面形象。

祝显驰对这一切当然一无所知。他躲在酒肉朋友孙友琛家里，说是姜维避祸。孙友琛獐头鼠目，平时善于为祝显驰出谋划策。

祝老太爷归天，祝家当然要大办丧事。长门长子铁颀派遣本家仆人祝三狗前往南开中学召唤长门长孙祝显驰回家奔丧。祝三狗找到南开中学教务长，对方翻了翻花名册说祝显驰这个学生根本就没有在本校注册。

祝三狗傻眼了，一时没了主张。南开教务长告诉他，这几年出现过几宗这样的事情，学生声称在南开读书，家长前来学校寻找却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是一口大染缸，良家子弟失足之后往往难以寻找。有的吸毒成瘾成为路边倒卧，最后只能被慈善会派人埋入城外义地的乱葬岗子。社会险恶不得不防啊。

祝三狗听罢，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坐上胶皮赶回河东大直沽祝家大院复命。

进了祝家大院，他一眼看见祝显驰披麻戴孝正跪在祝老太爷灵前哭丧呢。祝三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祝显驰抬手擦泪，趁机向他挤了挤眼睛。祝三狗明白了，只得闭紧嘴巴闪到一旁。

祝显驰的父亲祝铁颀身披孝袍守在灵前，低声问祝三狗是不是去了南开中学并且没有找到祝显驰。祝三狗慌忙点头称是。祝铁颀面无表情说道，今年大少爷从南开中学转到扶轮中学去了。

祝三狗听罢连连点头，心里说祝显驰这小子真他妈的是瞎

话大王啊，这两年读的明明是娼妓中学，竟然红口白牙说从南开转到扶轮去了。

祝老太爷大出殡，场面宏大震动天津河东。祖父下葬之后，祝显驰大门不出二门不迈，遵循孝子贤孙的祖制，守志在家。祝氏家族似乎对他这两年的外出求学真相并不明了，仍然视他为不可多得的接班人才。家长的如此昏聩令祝显驰感到震惊，怪不得大清朝灭亡了呢。同时他也为自己感到庆幸，什么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放屁。就这样祝大少爷没事儿躲在自己屋里偷着乐。

这两年在外面吃惯了荤腥儿，守志在家必然素净难忍。天气渐渐热了，祝显驰急得抓耳挠腮，活像杨小楼扮演的孙猴儿。

这天早午，火红的太阳当头照。祝家大院的仆人祝三狗跑来禀报，说大门口来了一个紫袄黑裤的小娘儿们，操着杨柳青口音非要见一见祝显驰大少爷不可。门房说祝家大院新衰守志，孝子贤孙概不会客。

紫袄黑裤杨柳青口音？祝显驰一双小眼睛转悠了两圈儿，绞尽脑汁怎么也猜不出来者是谁。此时他最需要的就是女人。

小娘儿们走了吗？祝大少爷眨着贪婪的目光追问着。

祝三狗说，她口口声声说您该他十块大洋，门房儿把她给轰走啦。

寂寞难挨的祝显驰心里起急，又在抓耳挠腮。他想起祝家

大院的后花园里有一座角门，跑去一看，他妈的那只铁锁已经锈死了。

2

小娘儿们金彩气急败坏走进河东大王庄的陆七饭馆。大王庄这一带属于天津俄国租界，一九二四年苏俄政府将其退还中国。天津河东的俄租界与天津河西的英法租界相比，处处显得简陋而缺乏建设。然而这在金彩心目之中并不重要。她此行最大的损失就是没有见到那个名叫祝显驰的公子哥儿以及那十块大洋。

天津那年月的小饭馆里，几乎难以见到女宾，尤其是难以见到金彩这样标致的女宾。俗话说鲜鱼水菜最养人。金彩家住鱼米之乡杨柳青，农家女子天生丽质：身材窈窕皮肤白皙五官俊美，人见人爱。人见人爱的金彩远道而来却在祝家大院的门房碰了个钉子，没有见到祝大少爷。她屈指算了算，这一趟下天津卫无疑是赔本的生意，回到家里见了丈夫郎三起，难免遭到嘲笑。临近中午她觉得肚子饿了，走进大王庄的陆七饭馆，气哼哼要了一碗烩饼。

美人儿生气，模样更俏。

饭馆掌柜陆七亲自端来热气腾腾的烩饼，色迷迷地看着她。胸脯丰满的金彩埋头便吃，明眸皓齿漆黑的头发，煞是招

人喜爱。陆七干脆坐在金彩的桌前，打算趁着这顿饭的工夫喂饱自己的眼珠子。

金彩一会儿就吃完一碗烩饼，然后抬手擦了擦额头的汗水。

陆七淫邪地说，我这儿还有两个肉丸子你把它吃了吧？

汗津津的金彩愈发显出少妇的姿色。她眨着一双大眼睛想了想，然后摇头说算账吧掌柜的。

不用算账了这顿饭我请客了。素以吝啬闻名的陆七为了向佳人献媚，居然慷慨起来。

金彩蔑视地笑了笑，从怀里掏出一张钞票。陆七心里盘算着，无论如何也要设法挽留这个小美人儿。他伸手接过金彩的钞票，趁机抓住她的小手儿。金彩的小手儿细嫩滑腻，鱼儿般挣脱了陆七的魔爪。陆七被撩得性起，伸手朝着金彩丰满的胸脯抓来。

金彩躲闪不及，被陆七占了便宜。她抬手狠狠扇了他一个嘴巴。陆七吃了美人儿的巴掌，心里舒坦连声喊好。

这时候，黑衣黑裤的祝显驰气喘吁吁跑进饭馆。他是爬上枣树攀过后墙，纵身跳出祝家大院的。一路上他打听紫袄黑裤女子的去向，来到大王庄的陆七饭馆。

祝显驰蓦然看到紫袄黑裤的金彩，浑身热血倏地沸腾起来。他双腿发软缓步走向金彩，目光痴痴注视着这位农家美

人儿。

陆七认出来者正是“大槐树祝家”的祝大少爷，立即退避一旁，不敢吱声。

金彩无法承受祝显驰这种痴迷的目光，羞了，朝后退了两步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祝显驰渐渐冷静下来，坐在桌前朝着金彩傻笑。不知为什么金彩被这位公子哥儿的傻笑感动了，低下头小声说，你到底是誰呀怎么进了门就一个劲儿盯着我呢。

金彩出汗了，紫衫紧紧绷在身上更加显出女人的韵味。祝显驰呵呵笑着，问她是不是来找祝家大院的祝显驰。

嗯啊。金彩立即点头称是。她的杨柳青口音优美动听，说惯了天津话的祝大少爷心头又是一颤。

我就是祝显驰，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金彩啊了一声。面前这位文弱清瘦的公子就是祝显驰，这令她感到意外。不知道为什么，她认为祝大少爷应当是个孔武有力的汉子。

其实农家少妇金彩喜欢文弱清瘦的公子哥儿。

我就是祝显驰，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

金彩怔了怔，脱口说道，你该我十块大洋！说着她从怀里掏出手帕，打开手帕里面裹着一张黄纸。金彩打开这张黄纸，抬头递给祝显驰。

祝显驰看见黄纸，突然无声地笑了。这张黄纸敢情落在你手里啦？这真是缘分啊。祝大少爷激动起来。

金彩变得不言不语，目光定定视着祝显驰。祝显驰这两年住在妓院夜夜销魂，却消受不了良家妇女的这种妩媚，一时间心旌摇荡手足无措。

我拿着这张黄纸找到怡红院，说你回家啦。我拿着这张黄纸找到你家大门口，门房儿又不让我进去。祝大少爷你是不是想赖账啊？金彩嗔笑着说。

祝显驰连连摆手，说不但不想赖账还要加倍奉送银圆。他问她一百块大洋行不行。

金彩笑了。祝显驰从她的笑容里看出这个女子似乎并不十分爱财。金彩说，我不用你加倍奉送银圆。说着她抬手指向陆七说，吃饭的时候他调戏我。我想用那十块大洋买十个耳刮子送给这个混账。

祝显驰扭头看了看陆七。陆七立即慌了，想溜走。

祝大少爷瞪着陆七说，你说是我雇人打你十个耳刮子呢，还是你动手打自己十个耳刮子呢？

陆七深知光棍不吃眼前亏的道理，随即动手抽打自己的嘴巴，一鼓作气十声脆响。

金彩笑了笑，腰肢一扭起身走出饭馆。

祝显驰呆呆看着她摇摆的细腰，然后迈开大步追了出去。